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雪夜残梦

长篇小说 仁真旺杰 著

作家出版社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雪夜残梦

仁真旺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夜残梦 / 仁真旺杰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ISBN 978-7-5063-7148-3

I. ①雪… II. ①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3340 号

雪夜残梦

作 者: 仁真旺杰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48-3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总策划

胡昌升 益西达瓦 阿来 吕汝伦

策划

毕世祥 意西泽仁 赵智

编委会主任

毕世祥

副主任

杨晓东 葛宁

执行副主任

拥措 格绒追美 龚建忠 李琴英

成员

列美平措 尹向东 张贵华 钟小龙 岑琴 拉姆 雍措

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阿 来

去年，“康巴作家群”书系，一次性推出了七位甘孜州，或甘孜籍各族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但我个人认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康巴这一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但人文的表达，却往往晦暗不明。近七八年来，我频繁在这块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直到两百年前，三百年前，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他者”。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差异多，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至于“怪力乱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

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煞，被任意篡改。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观察、体验、反思、整理并加以书写。

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

人在观察、在体验、在反思、在整理、在书写。

这个人是主动的，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

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自然环境中的，生产关系中的人，族群关系中的人，意识形态（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笼罩下的人。

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度地顺从。

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有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作《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所以，康巴这块土地，首先是被“他者”所书写。两三百年的过去，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讲“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种书写，表明在文化上，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这是精神上的“觉悟”者才能进入的状态。从神学的观点看，避世才能产生“觉悟”，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所以，入世也能唤起某种“觉悟”，觉悟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与表达。

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

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

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也正由于此，我得知“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又将出版，对我而言，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在甘孜广阔雄奇的高原上，有越来越多的各族作家，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来书写这片大地，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

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07

第三章 / 035

第四章 / 069

第五章 / 102

第六章 / 113

第七章 / 123

第八章 / 127

第九章 / 138

第十章 / 161

第十一章 / 185

第十二章 / 200

第十三章 / 217

第十四章 /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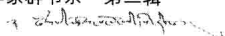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一

核拉堡子，其实只有五户人家。堡子后面有一片长溜溜的草地，像一条长长的牦牛舌头。草坪中央长有三棵大树，一棵是云杉，一棵是铁棒杉，一棵是紫色檀香，树身缠满了各式各样的经幡，谁也说不清厚厚的经幡是多少代人传下来的。据说高高的树干中央的那个乌鸦窝，如果有人能完整取下来，倒在河里，就会有一根小树枝或木棍朝上游，有人得到它揣在怀里，人就自然隐身，谁也看不见。可又有谁敢上树呢？这树是堡子里的神树，生命的象征。就是每年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和杉果，也只能作为吉祥之物，用于祭祀神灵才能焚烧。

长长的草坪东边，一座小山坳突兀在堡子后山。茂密的树木应有尽有。洛洛阿爷说，古老的《桑英》经书上这样记载着：铁马年，岗地斯大神发出通知，要求雪域蕃地所有山神把上等木料运来，要建天下第一座坛城。雅砻江以南的山神把木头刚运到这里，从拉萨飞来一只神鸟，假传圣旨：说暂时不用你们的材料，就放在这里。山神们把木头插在这里，每人一脚，垒成了这座小山。所以这座小山上的树，既有雅砻江边的，又有万年雪山下的。

假传圣旨的这只神鸟因此受到惩罚，被贬到这座山上护林。



他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敢动这山上一草一木。就是初一十五，逢年过节祭祀他，也得叫堡子里会讲拉萨语的人去。因为他听不懂当地土语，也会发怒。

当然他也有高兴的时候，每年夏天，山上长满了野果和菌类时，孩子们头上插一根羽毛，就可以满山遍野跑。大人们是不敢去的，因为他怕大人会偷伐木料。大人一旦误入林中，就被这山神爷抓起来，三五天不放人，害得堡子里的人在草坪中的三棵树边烧香磕头。

堡子正中的甲嘎家，屋底层突然冒出泉水来，这是堡子里从来没有过的。在平时关牛关马，也是积累一年肥料的地方，不知何故，中柱边沿的石垫下，冒出一股清泉，圈肥全泡涨了，牲畜也无法睡了。不知这是个什么兆头，害得一家人心神不定，恐慌极了。

男人们视它为吉祥神水，边撒青稞籽边祈祷，女人们一天三次烧香撒敬糌粑盼吉祥平安。到第三天，水停流了，泉眼边涌出一只拳头般大小的海螺。

男主人嘎让捧着海螺站在楼下喊，快烧香拿糌粑等在门口，世上稀有的右旋海螺降到我家了。

老老少少七口人，有的拿七彩吉祥幡，有的端着糌粑盒，有的在铬柄里的红火炭上加上冒着喷香的柏香枝叶。在一家大大小小的“哦央可友！哦央可友！”的呼喊声中，把这只还在滴水的右旋海螺送到顶层的经堂里。一家人不断磕头，坚信不疑这是菩萨送来的宝贝。

顶层经堂外是一块宽敞的晒台，用黄色泥土筑成的，周围一圈垒有半人高的片石墙，墙上朝外铺有一层木瓦板，靠东是堆杂物的房间和楼梯口。

站在晒台上可以向西南方向看。此时太阳光映在雪峰上，闪

耀着金光。甲嘎家大门外的几株野桃树上，一对不该这个季节出现的报喜鸟叫个不停。

全家人正惊喜万分时，忽然听见楼下一个婴儿的哭啼声。嘎让回头一看，见自己那大肚子女人不见了。他举起双手在晒坝里高叫：“菩萨呀！我的女人生孩子了。”

一家人正准备跑下楼，突然听见经堂里传来颂经声。大家停止了跑动，屏住呼吸听这妙音，伴着婴儿的哭声，颂经声从经堂慢慢飘上空中。而恰恰此时太阳从后山的密林中穿出，这一个个突如其来的惊喜，反而把一家人惊呆了，不知顾哪头。还是嘎让心切，丢下所有的人，口里喃喃地说道：“喇嘛贡曲、喇嘛贡曲。”噔、噔、噔跑下了楼。

底层圈里泡的泉水没有干，嘎让的妻子拉措把孩子生在右侧堆放柴火和杂草的房里。三天后洗净婴儿，举行赐福后将其接回家中。

二

嘎让从吉日寺把当住持的喇嘛大哥请回来，在二层楼生活区的火塘边，一根长条矮桌上摆好各种吉祥图案和食物。

多子多福的阿婆，一大早就在堡子前的大桥下洗浴，换上了一套平时很少穿的盛装。她容光焕发，精神格外抖擞。从头至腰的金银装饰，如同歌中唱道的：“嘶吟吟、桑唧唧。”

在核拉河一带，阿婆的名声如清澈的山泉流淌，如吉祥的彩云飘过蓝天。她心地善良，施舍贫穷，供奉寺院。人们视她为吉祥天姆。

她有五个儿子，四个送去当了喇嘛。嘎让为人憨厚，留在家中种地。这出生的是她的孙子，她要按照古老的习俗接孙子回家。

抱起孙子，她反复忖思着这几天祥瑞异奇的彩兆，相信这不是一般的孩子，然而为什么会选择甲嘎家呢？为什么会选择嘎让这对老实夫妻作为父母呢？

她抱着孩子站在楼梯口，此时太阳的光芒洒向山川河流，到处都笼罩在一片祥瑞之中。

楼顶上的香塔里煨桑青烟慢慢飘向空中，富有节奏的海螺声，划破了宁静的核拉沟。

阿婆正想上梯坎，突然听见河对岸一群马帮路过，叮叮当当的马铃声中，传来一首山歌：

学夺阿拉拉姆哦！
我是一个快乐的流浪人，
深深的山谷中，
是我自己一次一次，
搬回三个石头做锅庄。
迷茫的雪原里，
留下我取水的深深脚印。
烧开的茶哦！
第一道敬了神，
第二道流浪汉我自己喝，
剩下的茶脚哦！
请马儿快喝下，
走不完的路在朝前延伸！

听完这歌声，阿婆若有所思，两滴泪恰好掉在孩子的脸上。这孩子仿佛预知了什么，粗大的哭声震动了整座房子。

孩子的伯父坐在火塘正前方，旁边矮桌上点着七盏长命灯。

摇曳的酥油灯，发出特有的亮光。

在人们的喜笑欢呼声中，坐在贵客席上的阿婆，左手托起婴儿，右手从“切玛”盒里，取下一点酥油，轻轻放进婴儿的口中，并祈祷：“孩子，当你张开嘴，向人间索取的第一口食物，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这是雪山下从神牛身上挤来的奶；这是雪山腰从老虎身上挤来的奶；这是雪山顶从雪狮身上挤来的奶。三种神奶搅拌而成的酥油。吃下后，你将获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阿婆这样滔滔不绝地将放在面前的食物，幻化为世上珍宝，一一象征性喂进孩子嘴里。

长条桌上用白色麦面手印画的吉祥八宝图案，阿婆十分熟练地将孩子从头至脚印上，每印一个都说出它的作用意义。

孩子身上沾满了面粉，口里沾满了酥油，眼里滚满了泪水。

阿婆这一套长长的礼俗完毕，双手托起婴儿，请喇嘛赐福命名。

喇嘛伯父从清晨开始颂过平安吉祥经，他把那只右旋海螺轻轻放在孩子额上加持，并宣布这孩子叫：“东嘎。”

东嘎的喇嘛伯父，人称泽央格西。他从小出家为僧，并徒步到拉萨学经，在甘旦寺他用12年的时间，获得格西学位。

他为人谦和慈眉善目，在方圆几十里的嘎尔河一带名声很大。特别是为死去的亡魂超度开路，令这一带的喇嘛们很佩服，有很多老喇嘛也找上门来请求他加持灌顶。

赐福命名活动结束，一家人开始吃早餐，还得准备很多食物，因下午邻居和远处来的亲戚要来朝贺。

阿婆喜中参忧，边吃边对坐在上方的长子，也就是东嘎的伯父说：

“格西泽央啦！”

喇嘛十分尊崇自己的母亲，听见这喊声，立刻伸出双手，掌心向上对着母亲，口里连连应道：

“拉索，拉索！”

母亲把手中的馍放下，用右边的袖口擦了擦两眼说道：

“不是我人老心多，按照这几日的祥兆，东嘎不应该是一般的孩子。但我在上楼梯时，准备颂一道吉祥颂词，突然听到河对岸马帮中传来的歌声，这首歌预示着这孩子将来的命运，无依无靠。”说着她又用袖口不断擦着眼泪。

格西泽央没去劝母亲，将伸出的手慢慢收回，并合十轻轻靠在上颌上说道：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狮子朝雪山走去，突然途中两次被人关进铁笼中，最后还是挣脱，朝着太阳照射的雪山上去了。”他没有破译这梦，母亲也没追问所梦的兆头，大家吃完早餐各自开始准备。

核拉河岸的秋天是迷人的景色。满山遍野的三棵针叶红得像一团团燃烧的火，高原柳披着一身金黄的叶，在微风中摆动。密林深处的杉树，好似挂满哈达的木流苏。山坡林间的野草籽成熟，牛羊牲畜在这个季节长膘。这是个收获的季节，人们把一个冬季吃不完的洋芋储藏在地坎边的土窖里，把金黄的麦穗背上了楼顶，这一切都为了迎接一个漫长的冬天。

第二章

一

欢腾的核拉河没有枯涨的季节，像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歌手。它的源头在贡嘎山脉的瓦灰山下。这条河夏凉冬暖，即使是满山遍野铺上了厚厚的白雪，小河岸边的树林上伸着长长的雪枝，河水边也看不到冰块冰条。

高高的瓦灰山是古老的驿道，站在山顶眺望，山那边的平原是一片片红色的泥土，就是半山腰的山岩，也是红红的。而山这边乃至整个瓦灰山一片灰白色，那些险峻的山崖也变成了乳白色。

老辈人说这是远古时两头神牛交战，山那边的神牛战败，口吐血泡归去，故而染红了那片土地。山这边的神牛虽然战胜，但也累得口吐白泡回来，使得这山、这岩变成了白色。

核拉桥头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传说是格萨尔镇魔留下的神石。这石顶无人能攀上，远远看，杂草丛生，一株高山柏树高昂着头，迎风挺立。石头正面十分光滑，一幅四臂观音像至今清晰可见，那条纹常常使过往行人惊叹。

核拉堡子谁家生了孩子，满一百天，便带上准备好的长命旗经幡，在巨石下举行孩子出生仪式。

核拉堡子的人十分注重各种预兆，他们烧茶款待过往行人，

就是牲畜路过这里，也有一把食盐拌的糌粑。如果这一天相遇路过很多行人，能得到礼品或者赠予的吉言，都是对核拉堡子人极大的安慰。

东嘎出生后满了一百天，既没给这家人带来更大的惊喜，也没出现任何灾难。孩子平平常常，如同别的孩子没两样。

东嘎的阿婆在堡子里，乃至核拉河沿岸名声远在。这天仍由她来主持，许多老远来祝贺的妇人，一是出于礼节，二是来享受阿婆精彩的仪式。

堡子上别的人家也同样举行这种仪式，但十分简单。口里喃喃地念一些祈求菩萨、神灵护佑、给孩子带来幸福之类的话，把长命经幡插在巨石边沿，等候过路人讨一点吉言，或一点礼物便草草收场。

阿婆爱摆排场，常常骂家里的人说话没个高矮，做事没个规矩。就是旧衣服穿上身，也得洗个干净，抖得伸展一点，做人要不卑不亢，遇事自己要动一个脑壳。

在巨石边的草坪上，她搭了一顶帐篷，帐篷里摆有矮桌卡垫。桌面上有丰盛的食物，帐篷外烧了一大锅汉地运来的砖茶，打老远便能闻到奶茶的清香。

在人多的场合下，阿婆越显得稳重自如。她让嘎让夫妻抱着东嘎站在身后，手里举着一根长长的阿喜哈达。这根哈达还在她没站上来前，便在旁边的祭烟塔前进行过烟浴。

她对着巨石跪拜3次，随后便清了清喉咙，放声唱起《格萨尔王》传中的“英雄诞生”，那赋有山谷文化特色的唱腔，具有一种穿透力，声音震撼着金色山谷。每当阿婆到巨石前唱格萨尔，一旦被人知晓，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前来聆听，特别是年长的，手擎香烟火，口里还不断地祈祷祝福。

多少年来，人们在私下谈论，阿婆如果不被干扰，完整说唱

一部《格萨尔王》的故事，她家的羊群中会多两头羊，据说这是格萨尔王给的奖赏。

每逢风和日丽，喜气祥瑞之时，阿婆一旦投入到歌声中，人群中的高僧大德，还有说不全言语的幼童便会纷纷跪拜于巨石前。据说这两种人能在这巨石的正面看见格萨尔王的出现，而且能见到厮杀的战争场面。

这天阿婆显得异常激动，在她养育的孩子中，大都成了佛家弟子。在她看来，作为一个家庭，一个女人，一旦有了儿子，能送到寺庙中当喇嘛，这是无尚的功德。

她最小的儿子嘎让，说实在的，没有天赋当喇嘛，或许是菩萨的安排，让他留在家中传延这个家庭，勤劳耕作供奉寺院。

二

对东嘎的出生，显现的兆头预示，必定将来是走向佛门，但其未来的命运，阿婆曾私下用腰带上的线卜打过几次卦。看来这孩子的一生风云多变，坎坷不平，好在有个幸福的晚年，阿婆也就没更多的顾虑。

阿婆知道，每次到这英雄留下的宝石前，说唱英雄史诗，并不由自己选定章节。浓浓的煨桑香烟腾起，阿婆便手托哈达，放声高唱，无论给家人还是为他人，乃至全堡子唱格萨尔王，等唱完仿佛预示着什么，从故事情节，战争胜负，喜悦与忧伤，都对应着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

这天为孙子唱的是《英雄诞生》，英雄的诞生是苦难的，为正义而生，为正义而亡。历尽艰辛、吃尽苦头。当然同样预示着东嘎这一生多灾多难的命运。

还在阿婆唱格萨尔时，堡子后面的神山上，一只鹰慢慢飞出